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共同体”构建研究

李若焱

辽宁中医药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00

DOI:10.61369/MRP.2025100008

摘 要：“中医药文化共同体”是文化共同体在中医药领域的延伸和具体实践，是“对中医药文化有共同信仰、认同和追求的个体、群体和国家等组成的集合”。共同体成员基于对中医药文化价值的认同，共同致力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推动中医药文化世界性的传播和应用。该共同体的构建逻辑遵循“观念－符号－行为－生态”四项维度，旨在构建成为“价值理念、知识传承、实践应用、文化传播”四个共同体组成的中医药文化共同体。通过“历史溯源－经典传承－产业融合－交流传播”四位一体的实践路径，构建以文化认同性、历史传承性、实践关联性、开放包容性为主要特性的中医药文化共同体，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关 键 词： 中国式现代化；中医药文化；文化共同体

A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mmun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 Ruohan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Liaoning 110000

Abstract： As the extension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community in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commun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be regarded as "a collective composed of individuals, groups, and countries that share a common belief, identity, and pursu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Based on their identity of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re jointly committed to th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promoting its worldwide communication and application. Followi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oncept-symbol-behavior-ecology" as the constructing logic, the cultural commun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constructed, consisting of four communities: community of value, knowledge inheritanc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four-in-one practical path of "tracing history - inheriting classics - gathering industry - intercultural exchange", the cultural commun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identity, historical inheritance, practical correlation,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in response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community

引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以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文化使命特征，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文化使命目标，以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文化使命担当”^[1]。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这样一个历史坐标下，推动中医药文化共同体的构建，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品格和创新生产力，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以文化共同体为媒介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播和发展。

一、中医药文化共同体的内涵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文化集中反映着中华文化的核心特质和传统医学智慧。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明确提出了中医药的内涵和特征：“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基于中医药历史传统和技术方法形成的中医药文化体系千百年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伦理素养、健康意识和疾病文化等方面，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身医药理念的深刻反思和人文情怀。

“中医药文化共同体”是“文化共同体”理论在中医药领域的延展，从“共同体”理论视角解读中医药文化反映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其内涵兼具“文化共同体”的共性特征，又呈现出中医药文化的独特属性。“文化共同体”是“基于共同或者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定式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一种特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追求反映在组织层面上的有机统一体”，“以文化价值的同质性为纽带，引导和规范个体采取或者实施相同或者相似的行为规范。‘文化’在这一共同体中具有起承转合的核心地位”^[2]。由此可见，在文化共同体的内涵中，共同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行为规范是促成共同体集合的核心要素。纳日碧力戈曾在其民族研究中提出“中华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从思想内涵、历史脉络、语言文字三方面阐述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内在逻辑，提出以“兼和相济”等哲学思想为指导构建起文化共同体意识^[3]。陈文博和张璐洋在重新诠释“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内涵时，将“人”这一因素作为构建该文化共同体重要环节：“即以村民为核心，基于共享的文化认同、集体记忆与价值观念，通过内生性文化传统（如宗族文化、民俗仪式等）与外部性物质联结（如政策、技术和资源等）协同互动形成的动态社会组织形态。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文化表达，旨在保持乡村社会凝聚力、促进治理协同与可持续发展，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创新”^[4]。可见，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源于共同体各成员对所属文化群体拥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成员间共享特定的文化要素，包括文化理念和哲学观念等。在此基础上，成员间通过频繁的文化交流建立紧密联结，增强自身文化软实力，同时能够自觉肩负起维护和传承共同文化的责任。

作为“文化共同体”在中医药领域的延伸概念，“中医药文化共同体”的内涵既包括“文化共同体”概念中的区域、成员和文化群体内部联系等共性特征，又包含中医药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公认的伦理素养、健康意识和疾病文化等方面。该共同体的核心特征在于对中医药文化内涵的认同性，“中医药文化中‘共同体’属性的核心是文化认同。一方面，中医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合体；另一方面，各民族医药文化虽呈现不同个性，但彼此借鉴交融，具有显著的共性”^[5]。综上，中医药文化共同体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中医药文化共同体是对中医药文化有共同信仰、认同和追求的个体、群体或国家等组成的集合。共同体成员基于对中医药文化价值的认同，共同致力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

展，推动中医药文化世界性的传播和应用。

二、中医药文化共同体的构建逻辑

在共同体理论的总框架下，中医药文化共同体的构建需遵循“观念—符号—行为—生态”四项维度，构建以“价值理念、知识传承、实践应用、文化传播”四个共同体组成的中医药文化共同体，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塑以中医药文化为基础建立的大健康生态。

（一）观念构建：重塑“价值理念共同体”

观念构建是中医药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基础环节。在“共同体”这一总体视域下，部分学者将价值理念的同一性作为文化共同体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群体间的价值观念互为承认，共同体的思想根源才得以产生，“文化共同体可以理解为秉承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而有机结合形成的人类群体，在文化领域通过社会无意识的特定生活方式以及具体的思想艺术实践等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6]。中医药文化理论体系独具特色、源远流长。一般认为，中医药哲学体系以道家的生命观为基础，以整体观为指导思想解释人体内部的循环规律以及人体与外部自然界的联系。中国中医药管理局在2009年下发的《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中指出，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医乃仁术、天人合一、调和致中、大医精诚等理念。日本的汉方医学推崇的“方证对应”、“体质辨证”等思想也与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不谋而合，而其推行的医疗平等和保障制度也是中医药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当代表达。

由此可见，中医药文化理念具备突破地域限制的普世价值，是当代倡导的人文关怀的集中体现。各民族、各区域群体可在中医药文化理论体系中找到其医疗文化和行为伦理的共同之处，为中医药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必要的价值观支撑。

（二）符号构建：打造“知识传承共同体”

符号构建是中医药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关键环节。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内部成员之间以共享的文化符号为媒介，“共享文化符号不仅是各民族社会交往中产生的一种文化集合的作品，也是一种精神活动的传达，它以文化为枢纽，联系、沟通着符号背后的使用主体，文化个体在符号文本信息的接收、加工和传输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特征”^[7]。中医药文化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内容繁复、流派众多。时至今日，传播广泛的中医药文化符号类别包括：李时珍、张仲景等人物类符号；针灸铜人、脉诊等器物类符号；阴阳五行学说等理念类符号；人参、青蒿等药材类符号；《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著作类符号等等。

打造共享的文化符号是将抽象的中医文化理论进行显性呈现，也是增强中医药文化认同性的最直观、最普及的手段。这一举措能够极大程度上协调文化差异性，最大程度展现共同体成员文化内涵的共同性。共同体成员以符号为纽带紧密联结，增强自身对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共同肩负传承中医药知识和文化的历史使命。

（三）行为构建：推广“实践应用共同体”

行为构建是中医药文化共同体构建的核心环节。文化共同体

的产生和发展源于共同体成员自身的文化认同属性，而该共同体也具备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以文化实践为导向，旨在构建成为“实践应用共同体”，“文化实践的创造性指作为主体的人因在实践中展现出自我超越和自我调节本质，而能够成为社会（共同体）文化的创造者。文化实践是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是主体彰显其精神实质的一种创造性、能动性活动”^[8]。中医药文化作为世界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特征，二者相辅相成，创造出完备的中医药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基于阴阳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等中医经典理论体系，产生了辨证论治实践、养生保健实践、中药炮制实践等实践应用体系，中医药文化能够作为世界观全方位指导医学诊疗实践。

实践应用共同体的构建为共同体成员加强内部联结，抵御外部风险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近些年的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应用包括：屠呦呦团队青蒿素的研制、新冠疫情中的“三药三方”的方剂的有效应用等。“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有113个成员国认可针灸等中医药诊疗方式，29个成员国为中医药的规范使用制定了有关法律法规，还有20个成员国将针灸等中医药诊疗纳入医疗保障体系”^[9]，可见，当今世界，中医药文化在指导医疗方案中发挥关键作用。

（四）生态构建：倡导“文化传播共同体”

生态构建是中医药文化共同体构建的最终环节。以中医药文化共同体为范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文化育人和文化强国的重要方案。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也为建立新时代文化生态和文化治理体系提供有效路径，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繁荣，共同应对社会变革中带来的挑战，“拓展了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渠道，有利于在尊重不同文化差异基础上发掘共同的价值目标，有利于在多维度的人文合作中增进不同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认知”^[10]。文化传播共同体的建立将整合中医药文化海内和海外两条传播渠道的资源，拓宽文化传播路径，完善医药文化推广的机制体制。

中医药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和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有机组成，是文化共同体向医药学文化领域延伸的重要实践。该共同体的建立也并非具有排他性，并非是与其他医药文化群体的对立性存在。中医药文化共同体产生和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扩大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提升中医药文化的海内外传播力，打破西医文化垄断性和话语权，平衡不同医药学价值观的差异，重构世界各民族医药文化和谐发展的生态体系。

三、中医药文化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要实践的构成，中医药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既是“共同体”理论在当代解读医药文化群体内涵的创新性突破，也是中医药文化思想与世界医疗文化现实需求相结合的规律性探索。该共同体的构建需综合考量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基于上文提出的构成中医药文化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知识传承、实践应用、文化传

播”四项维度，通过“历史溯源—经典传承—产业融合—交流传播”四位一体的实践路径，实现文化共同体内部从横向联结到纵深发展的系统性变革。

（一）追溯各民族医药文化历史根源，提升共同体成员的文化认同性

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汲取了各民族和世界医药文化的精髓，也是医药文化中民族性的集中体现。除中医药外，其他各民族医药文化同样内涵丰富，自成体系，包括：藏医学、蒙医学、维医学、傣医学、朝医学、彝医学、哈萨克医学等。据《黄帝内经·异法方宜论》记载，“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焫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可见中医药文化受其他医药文化影响深远。日本的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越南的东医学、阿拉伯医学和古印度医学等国家和民族和医药学文化都借鉴、吸收或者影响着中医药文化的理论体系的构成，比如唐代的《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都收录了阿拉伯、波斯等国的药方，而中东地区的珍贵药材如乳香、琥珀等也传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药物资源。

中医药文化研究机构应系统性地开展中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文化历史溯源工作，深度梳理中医药文化的诞生根源和发展脉络，扩大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范围，提升成员的文化认同性。具体方案包括：整理分析医学古籍文献，推进医学文物考古，开展对非医籍文献的研究等。采用多学科交叉分析方法，并对历史溯源结果进行数字化呈现，为共同体的构建的可行性提供保证。

（二）打造中医药文化经典形象符号，强化共同体内涵的历史传承性

中医药文化的起源受原始医疗实践、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古代人民长期实践与智慧的结晶。发展至今，代表性的中医药文化经典有《黄帝内经》《难经》等理论经典；《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临床医学经典；《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药物学经典等等。这些文化经典承载了中华民族千百年的智慧，体现了中医药文化特色，也为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

在发掘、整理医学古籍文献的基础上，倾力打造中医药文化形象符号，凝练经典，加深共同体成员对中医药文化的记忆承载，提升知识传递和文化传播的效率。具体措施包括：追溯传统技艺和历史人物形象，对文化符号进行现代性创作，设计文化品牌形象等。中医药文化经典形象符号将最大化地激发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打破文化隔阂，成为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三）推进中医药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确立共同体行为的实践关联性

中医药文化产业是以中医药文化为核心，通过多种业态形式，将中医药文化内涵与经济价值相结合的新兴产业，该产业在肩负传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使命的同时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中医药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深刻反映了中医药文化赋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作用。中医药文化产业是对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行为实践，在产业发展中能有效创新文化传承方式，促进文化自身的创新性发展，扩大文化影响力。

目前为止,该产业涉及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中医药文化旅游产业、中医药教育培训产业、中医药数字文化产业及影视演艺产业等。具体发展项目包括:打造中医药文化旅游项目,开发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创作中医药文化艺术作品,发展中医药文化教育培训等。在产业发展中,政府应优先提供政策支持,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制定行业规范标准,建立保障机制体制。中医药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是统筹共同体行为实践的有效手段,有效整合共同体的社会资源,拓宽共同体成员各自的文化产业边界,在提升中医药文化影响力的同时推动共同体的经济发展。

(四) 拓宽中医药文化传播交流渠道,深化共同体生态的开放包容性

自古以来,中医药文化交流就为世界文明传播作出重要贡献。据历史记载,明代郑和下西洋先后到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航行过程中郑和船队在落后地区传授中医知识、实施医疗救助、和当地进行药材交易等,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医学发展和医药文化交流。加强文化交流是文化共同体内部紧密联结的重要途径,而文化传播与推广进一步拓宽共同体的影响边界。

2021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印发的《中医

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了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目标和任务。《方案》指出,“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使中医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的重要举措”。中医药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开放性、动态性等特征,拓宽文化传播渠道一方面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确保共同体能够永葆活力和生命力。具体的方案包括: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报道的深度结合,加强国际性学术交流,举办海内外多元文化活动等。

四、结语

中医药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相结合的实践表征,也是文化共同体向中医药文化等传统文化领域延伸的时代产物。在共同体意识的叙事框架下,加快中医药文化共同体的建立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的积极回应。

参考文献

- [1] 田鹏颖,沈慧然.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4(3):68-76.
- [2] 傅才武,严星柔.论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5):63-74.
- [3] 纳日碧力戈,萨仁.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J].西北民族研究,2022(2):27-38.
- [4] 陈文博,张璐洋.以文促治: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推进路径[J].社会科学辑刊,2025(3):108-115.
- [5] 雷晓寅,张明善.中医药文化中的“共同体”属性.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1月22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1/t20240122_5730071.shtml.
- [6] 郭英剑,刘向辉.“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美国族裔文学研究的新视角[J].河南大学学报,2024(6).
- [7] 马慧.以文化符号共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理与路径[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26-34.
- [8] 李昕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实践:内涵、目标及特质[J].理论月刊,2025(1).
- [9] 张霄.为人类健康福祉贡献中医药力量——写在2024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中医药报,2024年12月9日,http://www.cntcm.com.cn/news.html?aid=264884.
- [10] 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及其世界意义[J].浙江社会科,2023(7):4-12.